



源於奧運 李漢源

學生時代上歷史地理科時，讀到蒙古，覺得她是個充滿古代氣息的地方，總有令人想一探究竟的心願；地理上蒙古以前是中國塞外的地方，而歷史上記載的則是蒙古族，大約公元1200年蒙古大汗鐵木真率軍入主中原黃河流域一帶，建立元朝，後世尊稱鐵木真為成吉思汗。

蒙古在1924年獨立成為一個國家，1961年加入了聯合國。在體育方面，主要是自由式摔跤、拳擊、射擊、單車等項目，都非常出色；在1964年開始至今，蒙古已12次參與奧運會，多年來獲得金、銀、銅獎牌共24面。還記得在大約2011年，蒙古電視台才派代表出席ABU（亞洲廣播聯盟）體育會議，進入ABU的大家庭，其後他們更曾主辦ABU的體育年會，使我可以再次藉着參與這會議的機會，去感受及體驗一下這個我從未踏足的內陸國家。

從香港去蒙古，當時是沒有直航班機的，我們要先到北京，再轉機去蒙古首都烏蘭巴托；由於航機班次的安排，我們需在北京停留一晚，到翌日早上再飛烏蘭巴托。而從北京到烏蘭巴托，正常飛行時間大約是3小時，不過當時我們竟飛行超過了5小時還未能降落，及後我們才知道，由於烏蘭巴托風沙太大，航機未能降落，需要先飛回北京，再作安排。回到北京已經是下午，航空公司有安排酒店房間讓我們休息，不過需兩人一個房間，在被安排與一個不認識的人同一房間



■成吉思汗鐵木真金屬紀念像。作者供圖

蒙古行

下，在安全意識上我感覺極為不妥，於是我要求想要獨立房間，原來是可以的，但卻要另付150元人民幣，無可奈何下，也唯有付費。

在酒店內等了大約3小時，航空公司通知我們風沙減退了，馬上安排我們到機場，即飛烏蘭巴托。大約晚上10點左右到達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入住酒店；酒店不大，每層僅6間房，但裝修很新，似剛剛供客人入住，酒店內有一個可坐60人的會議室，足夠我們亞洲廣播聯盟體育年會與會者使用。會上我們也是按一般慣例討論亞洲區體育版權，區內如何合作去製作體育節目，亞洲區如何合作發展體育項目等等，但大會今次竟沒有安排我們參觀蒙古電視台，反而安排旅遊景點的時間比較多。早上旅遊接我們往郊區出發，沿途是一些杳無人跡的沙漠地方，看上去很荒蕪，而在公路上也很少見到其他汽車往來。大約超過3小時的車程到達景點，是一個有高達30米的成吉思汗紀念像，再過一些，有一個表演場地，主要是表演一些有關蒙古族的古代游牧生活方式如騎馬、射箭等，午餐則安排我們一班與會者在大家古包內，食羊肉為主，讓我們感受地道蒙古人的生活方式。

蒙古這個比較年輕的國家，人口只有300多萬，基本資源不多，但體育在奧運歷史上成績卻算不錯，參與12次共獲得24面獎牌，成績可算斐然，反觀我們香港，真是要詔諭體育方面應如何有效地去發展呢！



翠袖乾坤 連盈慧

保陰還需要防陽

檢測後陰性的朋友都紛紛來電報喜。未檢測前，誰不心大心小，患得患失？檢測過，知道不是陽性之後，自然便有如撥開雲霧，放下心頭大石了，怎麼不是喜訊！

可以想像手機上看到報告之後，很多朋友第一時間便閃出滿臉陽光，隨着便心思思外出，以輕快的步履呼吸藍天下的新鮮空氣，甚至躋身人群中，比未檢測前減少了幾分恐懼。也有人檢測得知陰性之後，面對家人或是社交聚會時，一時興奮，不戴口罩高聲談話，真是這樣，也太天真了。

日前在食肆午膳，隔座一米外有個大嗓子友人送牛排進口前便跟對座朋友說她「陰性」！聽到聲音也嚇呆四週好幾拾食客。這媽媽不知道就算她自己經過檢測，也只是不過表示檢測之前沒感染過病毒，並不等於經過檢測便無後顧之憂，檢測過關，並不同注射過疫苗，何況就算日後注射過疫苗，為人為己，也



■口罩戴成這樣，陰性也變陽性！作者供圖

不可掉以輕心，這是防疫的基本常識。至少目前也不應無所忌憚地躋身人群中無罩高談，因為風險仍然存在，尤其是口罩戴不得法，也難以保證疫苗不會乘虛而入。

限聚令放寬，也該自我警惕而自律，好幾次確診人數下降至單位數字時，不是也因為放寬限聚令有人急不及待參與群體活動，過幾天確診數字又告飆升了，這教訓怎可以輕易忘記。

防疫，法律再嚴，也只不過管到七八成，最終還得有賴市民合作自律，香港人就差在自律精神不足，一旦苦困家中多日，海鮮魚翅錢儲備錢包無去處就心癢了，限聚令稍為放寬，第一個周末瘋狂排隊的陰性食客，也該小心衡量客觀環境而後入座；卡拉OK一向是港人熱愛的娛樂活動，暫時還是唱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和《綠島小夜曲》之類抒情歌曲好了，熱血沸騰的「浪奔浪流」，還是留待疫情平復以後才唱個痛快吧！

看《花木蘭》



獨家風景 呂書練

真人版電影《花木蘭》終於在一片爭議聲乃至杯葛聲中公映，自然，票房沒有預期般理想。之所以備受批評，除了在中美博弈這個大背景下，有人把這部本來是屬於商業片的電影政治化之外，當然也跟這部東西混血作品在細節上的一些處理未如人意有關。

當中，不少人拿它跟1998年同樣由華特迪士尼拍攝的同名動畫片相比，發現動畫片中頗討人喜歡的保護神木須龍不見了，換上了色彩繽紛的龐然大物鳳凰；原來的男主角李翔少尉在真人版中變成了陳洪輝（安柚鑫飾），還有蟋蟀、祖先、單于等角色也消失了，以致曾經陪伴一代人長大的動畫《花木蘭》似乎慘遭「蹂躪」，此迪士尼變成「不尊重原作」的彼迪士尼，而那一代人則感覺「奪走了我的童年」。

其實，無論是動畫片，還是真人版，乃至其他版本的《花木蘭》影視作品都是「創作」的。因為這些作品都只是源自中國古代的一首長篇敘事詩《木蘭辭》，講勇敢孝女女扮男裝、代父從軍的故事，還在戰場上建立功勳，獲皇帝封官，她卻寧願回家團聚。

這首詩只有數百字，大約交代了故事梗概，透過古辭精簡的文字，道出女主人經歷傳奇，既有戰爭場面，也有兒女情態，富於生活氣息。然而，無論文字多麼雋永深長，要拍成有場有景、有人有物的電影，需要在細節上作很多補充——也就是再創作，包括加入新的角色和情節，並賦予現代元素，使作品更具藝術感染力。

而凡改編名著，以另一種藝術形式呈現，也必然因應結構需要而作出調整和改動，或刪減，或添新。但對於已家傳戶曉的故事，人們已有既定印象，難免被批評「不尊重原作」。不過，對於把電影視為商品的一般消費者來說，這部由人氣女星劉亦菲主演，有多位大牌如鞏俐、李連杰和甄子丹等襄助的古裝戰爭動作片卻不失為一部「可看或好看」的電影。因為故事線清晰，情節也緊湊，由編劇出身的新西蘭女導演妮基·卡羅（Niki Caro）掌鏡在敘述傳奇外，不帶帶出西方女權意識，同時也在從片頭到片尾都特別突出的三大美德「忠、勇、真」三個字中，隱約出現東方社會重視的「孝」字。導演顯然希望表達女權觀和忠孝觀可以和諧統一的中心思想。至於和不和諧？僅見仁見智。



方寸不亂 芳芳

開課問前程

開課了，疫未停，暴未止，作為家長，各有擔憂。

幼稚園生開課，恐年幼不會清潔避疫，全賴學校把關；中小學生開課，可能又要面對政治教材的熏陶；大學生開課更慘，什麼政治迎新宣傳，逼到埋身，避無可避。開課了，家長能安心嗎？

堂妹的兒子本來去年9月入讀「暴大」，當時「暴大」未暴，孩子受到家族的祝福。後因為「黑暴」事件捲入了「暴大」，學校無法如期開課，父母把孩子轉往澳洲升大學，以為能給予其正常的大學生活，殊不知又碰上世紀疫情，澳洲大學改網上學習，香港留學生都返港上網課半年了，蹉跎歲月，未知明年1月能否如期回澳洲上實體課。

能考入香港的名牌大學，本來都是令人羨慕的。記得當年在報社工作的時候，有一對同事夫婦是做清潔的，他們倆善烹純樸，沒有文化，滿口鄉音，卻育出了3個大學生。有次在公司電梯碰上，交談起來，問及子女，清潔姐的鄉音雄渾非常：「大仔港大，二仔科大，三仔中大」！在清潔姐面前，我們當編輯記者的都瞠目結舌，只能仰望！

清潔姐夫婦沒什麼文化，沒有讀書基因遺傳，孩子是天生天養，沒有好條件栽培，卻能取獎學金讀書；我們當編輯記者的，栽培孩子的補習班、興趣班難數多多，但要跨進本地大學門檻絕不容易。

今天，「仰望」恐怕不存在了，每間大學都存在「黑暴」種子，孩子能入名牌大學，家長提心吊膽，送羊入虎口，正是前途未卜，各安天命。我們只能為孩子送上祝福，能讀書的，無論什麼惡劣環境，始終能把書讀好；不能讀書的，再好的環境栽培，也未必能成才。



百家廊

采拉

推開書室的門，馬上看見被悶在室內過了一個晚上的玫瑰花，正以幽幽的香味同我問好，幻想着粉紅花瓣要比昨天張揚得更誇張的現象沒有出現，眼前的玫瑰花瓣正在往內萎縮，原以為桌面上有掉落的兩片三片零散花瓣，也純屬自己的想像。

開始落筆繪畫之前，先為玫瑰花換水，希望水裏的新鮮空氣給我和玫瑰花都帶來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曉得玫瑰是代表愛情的花，女人因此對玫瑰充滿憧憬。當我在時光的河裏撈不到玫瑰的影子，才發現自己錯過的不是玫瑰，而是時光。

那個時候固執地夢想有人送玫瑰花來表達他的愛情。想要的時候，沒有得到，後來，玫瑰在生活中時時成為慶典與佳節的常見禮物，每一次接過來捧在手上，看見璀璨花開，嗅聞芬芳香味，確實有些許歡欣輕輕掠過，卻已經無法掀起高高的喜悅浪潮。一切都在紛擾的世界滾滾的紅塵裏一日復一日淡化了去，包括難過心酸。

一直都不曉得「等待太久得來的東西，多半已經不是當初自己想要的樣子」是否屬實？曾經為遙遙無期的玫瑰焦慮憂傷，在接受了期盼的玫瑰饋贈是生活中永遠無法抵達的水岸以後，身心俱疲將幻夢的花朵親手揉碎。來到這個時候，不能不說一切應該有的都有了，你若問我人生有沒有遺憾呢？我的回答是沒有。只是，最想做的事情做不了，最想要的東西，始終得不到。朋友聊天時，發現這不是一個人的遺憾。積極正面的朋友微笑建議，何必為此惆悵呢？心情好的時候，買幾朵玫瑰送給喜歡的朋友吧。

當然有買花的時候，只是不曾產生買朵玫瑰花的衝動。之前用玫瑰有刺，容易受傷作為不選玫瑰的藉口。朋友白我一眼，花店會把玫瑰的刺處理掉啦！她說後大笑忘記繼續白眼我：可見得你不曾買過玫瑰



琴台客聚 伍呆呆

我一向不擅與人溝通，甚至有點社交恐懼症，因此到了陌生的地方一般很難交上新的朋友。此次因為疫情的緣故，已在澳洲足足逗留了八個多月，而我的社交範圍也並沒有因為在這裏的時間長了而擴大。

我所在的西澳洲珀斯市被稱為「世界上最孤獨的城市」，在這個最孤獨的城市裏，華人亦是比澳洲其他的城市更少。我的朋友張博士因為擔心我在此孤立無援，便把他的好友潘邦昭先生的聯繫方式給了我，囑我有事可找他幫忙。

然而除了在外寫作的過程艱難和購買回國機票也艱難之外，似乎也沒有什麼事情能夠請人幫忙的，於是便一直拖延着未與潘先生見面，直到臨回國前才匆匆相約。潘先生攜夫人請我和女兒吃飯，彼此一見如故，相談甚歡。後來得知女兒與他們的兒子生日前後只相差一天，又很熱情地約了在女兒生日那天到他家給兩個孩子開Party一起慶祝生日。



大地逍遙 王國梁

又快到中秋節了。如今市場上的月餅，包裝太考究了，總會讓人想起「買橫還珠」的故事。月餅，淪落成陪嫁丫頭的角色。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月餅，沒有這麼多華麗的包裝。一包月餅，表裏如一，像那個年代裏單純質樸的人一樣。

那時候的月餅，用一張土黃色的紙包着，一包4塊，土黃色的紙，被浸得油漬漬的。每包用一根細紙繩一扎，提起來，就是走親訪友的禮品。中秋節前，一包月餅，轉了18個圈，終於轉到了中秋夜，這時候，月餅就屬於自家的了。

中秋夜，皓月朗照，夜風蕩漾，母親鄭重地在院子裏擺上一張桌子，把月餅、蘋果、梨等擺上來，上供。所有的好吃的，全都讓「老母兒」（月亮）先吃過，我們才可以吃。看着月亮在雲層裏溫柔地穿行，心裏湧起了無比的虔誠。乖乖等着月亮吃過，再圍上桌子，把月餅一搶而光。

我不喜歡吃月餅裏的「青絲玫瑰」，紅紅綠綠的，嚼在嘴巴裏，澀澀的，還有一股怪味。我把「青絲玫瑰」從月餅裏一條條揀出來，丟到桌子上。

我愛吃豆沙餡和棗泥餡的。棗泥和豆沙，糯糯的，甜津津，特別美味。看到月餅，我恨不得全都翻開來，看看裏面是什麼餡。後來，我識了字，就去找月餅上面拓印的「棗泥」、「豆沙」的字樣。那種月餅，不是酥皮的，是焦皮的，有着

月餅往事

微黃稍焦的外皮，外表看起來像火燒。

母親就是這樣從中得到了啟發——她要學着自己打月餅。母親擅長打火燒，她打的火燒，外焦裏嫩，鬆軟可口。打月餅沒什麼難的，像打火燒一樣，麵裏裹上豆沙和棗泥，不就成了月餅了嗎？

母親買來了棗泥餡和豆沙餡，開始張羅着打月餅了。母親手巧，和麵，裹餡，做出一個個圓圓的月餅，再放到鏊子上烤。灶上的柴火燒得細細的，一點點烘烤。柴火的清香味，滲透到月餅裏，月餅裏便帶了煙火氣息，這是流水線上出來的月餅無法比擬的。

月餅做好了，熱乎乎地嚐一個，味道真不錯！母親的這種月餅，融合了火燒和月餅的優點，與一般月餅不同，吃起來別具風味。

記得我上大學的第一年，中秋節學校不放假。中午，我和同學們正在午睡，朦朧中，我聽到母親在喊我的名字，我一骨碌坐起來。不是在做夢！母親真的來學校了，來給我送月餅了——她自製的那種月餅。幾百多里的路，母親是怎樣一路打聽轉轉來的？

打開母親帶來的大提包，一股熟悉的香味撲鼻而來。我把月餅分給宿舍裏的同學，大家都說從來沒吃過這麼好吃的月餅。母親喜滋滋看着我們，一臉欣慰。

很多年過去了，每年中秋節，我都會想念母親月餅的味道。如同現在，我站在一輪明月下，朝向故鄉的方向，聞到有月餅的香味飄來……



■豆沙餡月餅 網上圖片

友誼的芬芳

花。我聳聳肩膀，沒有出聲，她道出了一個事實。後來流行4月23日世界書香日送書兼送玫瑰花。在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地區，當地人用特別的方式慶祝這個特殊的節日，傳統習俗是男人送玫瑰花給心愛的女人，女人則回贈書籍給摯愛的男人。玫瑰表示永遠的愛情，書籍象徵知識和力量，當地的書店，會在當天給每位買書的讀者送一支紅玫瑰。那年我到巴塞隆拿，在街邊的一個小書店翻書，聽到有人用英文在轉述這個傳說。

因為一朵紅玫瑰，知性的書香日添增浪漫情調，一手捧書一手拎一朵玫瑰，竟是每年4月23日巴塞隆拿大街小巷的最美風景。西班牙回來以後，書香日漸漸在全球各地流行起來。4月變成書香月，每當4月受邀到各地演講閱讀好處，都會收到書籍和玫瑰，豐富精神時心靈也陶醉。玫瑰在這裏仍是愛情的代表，只不過已經不是狹義的兩性之間的愛情。

本來2月14日情人節，只有表達愛意的男人送心愛女人玫瑰花，後來，優渥的生活、豐裕的物質加上時代進步，思想開放，幾乎所有的人，都在互贈玫瑰，是一種珍惜彼此友情的表現。

英國有句諺語：贈人玫瑰之手，經久猶有餘香（The roses in her hand,the flavor in mine.），意思是哪怕如同送人一枝玫瑰花般微不足道平凡小事，但它帶來的溫馨感覺會在贈花人和收花人的心底慢慢升騰、瀰漫、覆蓋。這說的其實是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把自己的快樂分享給他人，也就得到分享別人快樂的機會。

超越了男女愛情的玫瑰，大受眾人歡迎。賞心悅目的玫瑰本來就很漂亮討喜，當人們感受到付出是一種幸福，並且發現快樂和幸福都是可以傳遞的，2月14日那天市場的玫瑰花變得供不應求。其他不說，在路上遇見許多人手上捧着一束花，或者拎一朵玫瑰，打從心底羨慕捧花人的幸福。我昨天就捧着3朵粉紅玫瑰，捧着

溫暖的友情走進我的書室。

吉隆坡北上檳城的蘋華，之前在電話裏約好這回輪到我來盡地主之誼。她建議去一個娘惹餐廳，店名說出來，居然是地道檳城人的我從沒去過。推開門上樓梯到二樓一看，餐廳布置花團錦簇，滿得溢了出來的繽紛色彩，變成是一種聾眼聾耳咄咄逼人的圍攻姿態，沒有刻意要非議餐廳的滿堂花俏，只不過，所有事物凡是太過，形成無形壓力，叫人喘不過氣。

食物味道卻很地道娘惹。酸辣椒魚、魷魚炒沙葛、炸黃薑雞、娘惹封肉、娘惹冷菜酸甜阿雞，配藍花米飯和黑糖薑茶。精緻的擺盤讓人心動，叫那些娘惹式菜館主馬從眼睛走進內心。如果你看過奢華嫵媚娘惹裝，見識了顏色對比強烈奪目的細緻繡花上衣和多種花樣色彩絢麗的紗籠裙，那種豐富精緻和娘惹菜的特色同樣特出。娘惹菜的迷人在於香料的調味，每一道菜配合多種香料烹煮，吃的時候（應該用「品嚐」），每一口都給人不同層次的香辣酸甜，味道很難形容，卻無比可口，吃過很難忘記。

可惜飯後沒有極具特殊風味的娘惹甜品，只好選擇水果，包括黃瓜、沙葛等，配以娘惹式吃法，就是混合名字叫「羅惹」的香甜辣醬，黑色醬料的味道很南洋，迷幻而奇特，第一次吃的人容易走上極端的愛憎分明之路：喜歡的人非常愛，不愛的人嫌味道濃烈、香氣複雜難以接受，像你和榴槤的首次邂逅一樣。

獨特的醬料且加了辣椒，我們正在「雪雪」呼好辣好辣的時候，老闆走上來，手上捧着3朵玫瑰。3個女人一起以驚喜的眼神看他，他微笑說：「這是送給座上女士的。」唯一男士照樣大方地笑咪咪看着女士們的愉悅表情，毫無失神神色。

去結賬時，才曉得蘋華早已叫她先生，就是沒獲得玫瑰花的男士，先到櫃檯結過賬了。隔天早上她趕回吉隆坡，把友誼的芬芳，留在我的書室。

歸國之前初嚐澳洲蜂蜜

如此一來便與潘先生一家熟悉起來。潘先生在西澳的名氣頗為響亮，亦非常的傳奇。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就單槍匹馬地從福建老家到西澳來打拚，先後開過造船廠、房地產公司等，幾十年下來，他的事業在西澳做得風生水起，也因為自己長期所積累的聲望，一直擔任西澳的福建同鄉會會長和西澳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

我接觸過許多在不同的國家把事業做得非常成功的華僑企業家，在這些企業家裏，潘先生給我的印象是比較特別的，他的特別之處在於打拚多年之後他卻一下子把造船廠、房地產這些給他帶來過豐厚利潤的產業都擯棄不做了，轉而去當「農民」，開始養起蜜蜂來，一養便是十幾年。說起養蜜蜂、釀蜂蜜的原因，潘先生說他是受了他的合作夥伴Peter博士的影響。Peter是一位醫學博士，他一輩子只在做一件事：用自己的生物醫學知識研究出天然、無菌的方法養蜂，在滿足人類吃到好蜂蜜的同時，也因為他研究的養蜂方法能夠保護我們賴以生

存的自然環境不會受到更多的污染。潘先生和Peter一樣把這些當成了自己的使命，成為了一個對自然、對人都有着真摯情懷的養蜂人。

大抵是由於對養蜂的專注和投入，潘先生被好友們戲稱為「潘蜂子」。也因為「潘蜂子」的情懷和使命感，新冠病毒疫情在內地爆發期間，經與公司董事會商議後，潘先生陸續向深圳、武漢、上海、杭州等地捐贈了價值超過6,000萬元的蜂蜜，用以給一線抗疫的醫護人員補充營養。

女兒生日那天我們在潘先生家喝了他親手養的蜜蜂釀出的蜂蜜，果然不是一般的清甜。會養蜜蜂的潘先生亦是一個居家好男人，他對家庭的熱愛和對家人精心的照顧、呵護，與他在事業上的專注並無不同，他親自下廚做的幾道菜吃後更是令人回味無窮。

於是，兩個過生日的孩子在被大家熱熱鬧鬧地圍着唱完生日歌，吹了蠟燭之後，感受着那種溫暖甜蜜的家庭氛圍，我竟然有些遺憾自己回國的機票買早了。（澳洲漫遊記之三十五）